

风物咏

烟台的秋

张凤英

烟台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，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根据烟台的气候变化指定的吧。

您看，这立秋一到，夏日的炎热似乎紧接着就褪去了，一早一晚的空气立刻清爽了许多。住在城市里的我，首先看到，满大街的梧桐树叶开始随风飘落；南大街的银杏叶子没用几天就全部都黄了，它们或金亮金亮地挂在树上，或打着旋儿飘舞着，昭示着秋天的降临。

梧桐叶落时，总是有些声响。先是轻微的“沙沙”声，像是老人的轻叹；继而“啪嗒”掉在地上，便不动了。叶子落得多了，清洁工便拿着竹扫帚来扫，“唰——唰——”，单调而固执。我每每站在四楼的窗边看他们扫街，那驼背的老李，右手持帚，左手扶腰，一下一下地扫，叶子堆成了小小的丘。

银杏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那叶子不似梧桐叶般萎黄，而是明艳的金色，在阳光下很是刺人眼。风过时，叶子便纷纷扬扬地飘落，像无数小扇子在空中打转。树下常有孩童嬉戏，专拣那完整的叶子，比谁拾得多。有时，一个孩子突然叫起来：“我捡到一片像蝴蝶的！”其余的孩子便围拢来看，叽叽喳喳如雀儿。

海风是咸涩的，初来者走在滨海路上，常被风吹得眯了眼，头发也乱蓬蓬地竖起。久了，头发便显出一种特殊的干燥，摸上去沙沙作响。老烟台人说这是“海风吹熟的”，言语间颇有些自豪。这风到了秋天，便愈发清冽起来，带着远方海洋的气息，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渔港的秋天最是热闹。清晨四时许，渔船陆续回港，马达声“突突”地响着，惊醒了附近居民的梦。船上满载着鲅鱼、带鱼、黄花鱼，银光闪闪地堆在甲板上。鱼贩子们早已候在码头，双方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一个穿胶皮围裙的壮汉正从船上卸鱼，忽然脚下一滑，“扑通”一下摔在鱼堆里，周围人哄笑起来。他也不恼，爬起来拍拍屁股继续干活。

市场里的海鲜摊子摆得满满当当。卖螃蟹的老王头最会招揽生意，见人走过便喊：“刚下船的飞蟹，黄儿多着哩！”他左手捏着一只蟹，右手“啪”地掰开壳子，果然露出满满的黄儿来。主妇们围着挑选，这个嫌小，那个

嫌贵。老王头也不急，笑眯眯地应对着。旁边卖海蛎子的妇人则沉默得多，只低头用小刀撬开蛎壳，露出里面肥嫩的肉来，便足以吸引顾客了。

秋日的海滩上游人渐少。夏日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收起来了，沙滩上只零星地散落着几个散步的人。海水变得格外清澈，浪花拍岸时泛起白色的泡沫，旋即又退去，在沙滩上留下一道道蜿蜒的痕迹。偶尔能捡到被浪打上来的海星或贝壳，孩子们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。

山上的秋色又是不同。昆嵛山的枫叶渐渐转红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一片燃烧的火焰。登山的人不多，三三两两的，踩着落叶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半山腰有座小亭子，常有老人坐在那里歇脚，从保温杯里倒出茶水来喝。茶水热气腾腾的，与清冷的空气一碰，便化作白雾消散了。

城里的学校开学了。清晨，街上满是背着书包的学生。中学生骑着自行车，三五成群，铃铛“叮铃铃”地响；小学生则由家长牵着，不时停下来买早点。校门口的煎饼摊前总是排着长队，摊主手法娴熟，舀一勺面糊倒在铁板上，“滋啦”一声，用刮板一转，便成了一张薄饼，再打上鸡蛋，抹上酱，卷起来递给顾客。孩子们接过煎饼，一边吃一边往校门里跑，生怕迟到了。

公园里的菊花展是每年秋天的盛事。各色菊花争奇斗艳，白的如雪，黄的似金，红的像火。游人摩肩接踵，有拿着相机拍照的，有凑近闻花香的，还有带着画板写生的。一位白发老人站在一盆“凤凰振羽”前久久不动，后来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，记了些什么。问他，才知他是市农科院的退休研究员，每年都来观察菊花的品种变化。

黄昏时分，街边的小餐馆亮起灯来。有一家专卖海鲜饺子的，老板娘和面、擀皮、包馅，动作一气呵成。饺子下锅时“扑通”地响，不一会儿便浮上来，白白胖胖的。食客们蘸着蒜泥和醋，吃得满头大汗。门外秋风瑟瑟，门里热气腾腾，玻璃窗上很快结了一层水雾。

夜市的喧嚣要持续到很晚。烤鱿鱼的香味飘得老远，摊主一边翻动着铁板上的鱿鱼，一边用刷子抹油，鱿鱼受热卷曲起来，“滋滋”地冒着泡

儿。旁边卖糖葫芦的也不甘示弱，高声吆喝着：“冰糖葫芦——不甜不要钱！”红艳艳的山楂裹着透明的糖衣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情侣们共吃一串，你一颗我一颗，不时相视而笑。

秋雨来得突然。方才还是晴天，转眼间乌云密布，雨点便“噼里啪啦”地砸下来。没带伞的人慌忙躲到屋檐下，有的干脆冒雨前行，反正离家不远了。雨水冲刷着马路，将落叶都冲到下水道口，形成小小的漩涡。雨停后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，天空如洗过一般明净。

图书馆里总是安静的。秋天的下午，阳光斜斜地透过玻璃窗照进来，在书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读者们或站或坐，沉浸在书的世界里。偶尔有人咳嗽一声，或是传来翻动书页的“沙沙”声，反而更衬托出宁静。一位戴老花镜的老先生正在查阅地方志，不时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录，神情专注得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

居民楼下的空地上，常有人晒秋菜。大白菜一排排地摊开，接受阳光的洗礼。主妇们一边翻动菜叶，一边闲话家常。张家儿子考上了大学，李家闺女要出嫁了，王家老太太病了……这些琐碎的家长里短，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暖。晒好的白菜会被做成酸菜或泡菜，成为冬日餐桌上的美味。

港口的黄昏最是迷人。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海面上，将海水染成金红色。归航的渔船剪影般地移动，海鸥盘旋着鸣叫。防波堤上坐着几个钓鱼的人，一动不动地等着鱼儿上钩。远处灯塔开始闪烁，为夜航的船只指引方向。潮水慢慢上涨，“哗——哗——”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。

烟台的秋天就是这样，既有热闹的市井气息，又有宁静的自然风光；既有丰收的喜悦，又有岁暮的感伤。它不像春天那样娇嫩，不像夏天那样热烈，也不像冬天那样肃杀，而是以一种平和从容的姿态，演绎着季节的轮回。

我深爱着烟台的秋天，爱它的丰富多彩，爱它的朴实无华。每当秋风起时，我经常忍不住深吸一口气，让那带着海腥味的空气充满肺腑。这气息，是家乡的味道，是记忆的烙印，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的乡愁。

胶东的秋天

曲树强

秋，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季节，胶东的秋天，更是色彩与香气的盛宴，是丰收与静思的交织，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。当第一缕秋风拂过渤海湾，胶东大地便悄然换上了最华美的秋装，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，向人们展示着它独有的秋日之美。

红叶，是胶东秋日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昆嵛山的层峦叠嶂间，红叶如火，燃烧着片片山野。那红，不是单纯的红，而是由浅入深的渐变。从枫叶的嫩红，到山楂叶的深红，再到柿子叶的赭红，层层叠叠，如一幅巨大的油画，在天地之间铺展开来。我曾漫步于蓬莱艾山的林间小径，看那红叶在阳光下美得令人窒息，正如古诗所说的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胶东的红叶，是自然的杰作，是季节的馈赠。站在山顶，极目远眺，漫山遍野的红叶与远处的海天相接，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卷。风过处，红叶纷飞，如红蝶起舞，飘落于山间小溪，汇成一条条红色的溪流，流向远方。

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胶东的丹桂，是秋日里最迷人的气息。这气息，是秋天的精灵，是胶东秋天的灵魂。

在街心公园，我在林间小道上悠闲地走着，丹桂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，沁人心脾，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。那香气，不浓不淡，恰到好处，令人沉醉其中，不愿醒来。丹桂的香气，是胶东秋天的呼吸，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抚慰。

在胶东的秋天里，最丰饶的画卷当属果树园。在莱阳，九月正是莱阳梨成熟的季节，硕大的莱阳梨挂满枝头。莱阳梨素以“果肉细腻、汁水丰盈”深受人们喜爱，是莱阳这个小县城的甜蜜名片。

在素有“胶东柿子之乡”美称的青岛鹤山风景

区，金黄的柿子挂满了枝头，红如玛瑙，黄如琥珀，绘就一幅秋日的丰收图画。在烟台的一处苹果园里，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，如灯笼般点缀在枝头，果农们正在采摘苹果，感受着果实的饱满与甜美，体会着劳动的快乐与收获的喜悦。这树上的每一个苹果，都承载着果农们的希望与梦想，都诉说着胶东秋天的丰饶与美好。

在龙口市的一片葡萄园里，一串串葡萄挂满藤架，紫的、绿的、红的，在阳光下晶莹剔透，仿佛一串串宝石，在秋日的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，写就秋天里最浪漫的诗篇。

秋天的胶东农村，房前屋后都是玉米、花生和大豆，金黄的玉米、饱满的花生、沉甸甸的大豆，构成了胶东秋天最朴实的丰收图景。

胶东的秋天，不仅是视觉与嗅觉的盛宴，更是心灵的洗礼。在这样的季节里，放下繁忙的工作，走进自然，感受秋日的宁静与美好。在蓬莱艾山，行走在一方青山秀水中，会立即感受到绿水缠绵带来的舒爽；在昆嵛山，站在高地，远处山峦连绵，心情也变得豁然开阔。

胶东的秋天，不仅仅是一个季节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，一种生命态度。它告诉我们，生命如秋，有繁华、有凋零、有收获、有思考。真正的生命，不在于追求永恒，而在于珍惜当下；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感受多少。

胶东的秋天，是大地的诗篇，是生命的礼赞。它告诉我们，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追求，更在于感受；不仅在于拥有，更在于分享。在这个充满色彩与香气的季节里，我们放下浮躁，静心感受，才能真正体会到生命的美好与意义。

当秋风再次拂过，我闭上眼睛，感受着胶东秋天的脉动，心中默念：生命如秋，静美而深刻。